

VIRADA

8 位名人

8 款品项



法国皇家谱系



拿破仑三世 ✨ 第二帝国

拿破仑三世 (赤霞珠)

在波尔多1855年分级中，最常被引用的一个人物是路易斯·拿破仑 (Louis-Napoléon)，通过名字的识别获得了拿破仑侄子的合法身份。他和叔叔不一样。英国一贯怀着超越法国的野心。他的目标，则夹在占主导地位的英国与巩固的德国联合体之间，是使当时地位不断下降的法国再次变得伟大。在被爱人吞食与保留独裁权力之间，拿破仑三世证明了两者对他而言同等重要。与他相好的最后一位妓女恰巧是个马戏表演者，非常懂得取悦龙心。他首先当选总统，发动政变建立了第二帝国，以继续1851年波拿巴王朝不受阻碍的控制。18年后，皇帝狂欢节的舞会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展开，建立了现代的德国。

然而，第二帝国的葡萄酒未对这个在世俗中充满了缺陷的皇帝有所尊崇，而是对文化与科学的兴起的造就出了敬意，这些在文化与科学方面的兴盛诞生了现代主义，同时也留下不可磨灭的足迹，法国的铁蹄在他的命令下征服了殖民地财产，让数百万人受到他专制野心的影响。法国的葡萄酒固然不错，然而法国却更喜欢把此人抛在波尔多这样的美酒之外。他的外交及武装的帝国主义被证实在全球范围内具有持久的毁灭性。他被卑斯麦 (Bismarck) 围困在巴黎的罗斯柴尔德城堡 (Rothschildchâteau) 中成了战俘，最终流亡英国。而他的儿子后来在盎格鲁普鲁战争中倒下，结束了波拿巴家族的血统。



他却被广泛地抹黑，毫无羞耻，且即便妨害了自己的帝国竟也能被容忍。他对妓女贪得无厌的胃口，不比拿破仑三世好到哪里去。对他来说，波尔多是他的闺蜜只不过是委婉的说法。出生于英国的第二帝国的后裔也是英国名妓科拉·珀尔 (Cora Pearl) 与杰罗姆亲王长期地保持联系，甚至还有一个以私人后宫为主题的房间供他在1867年世界博览会上使用。帝国陷落后，他被流放到罗马不准回法国，最后客死异乡。最有可能的是，当他在拮据窘迫的情况下过世时，并无法国人为此落下哀悼之泪。

乔治·豪斯曼男爵 (品丽珠)

这位波尔多省长出生于巴黎，白手起家并取了个有钱的媳妇，还宣称法国需要再次成为一个帝国。他是乔治·豪斯曼男爵 (Baron Georges Haussmann)，拿破仑三世的盟友，对法国同样怀有勃勃雄心，其权力超出了他自己的想像，被提升为塞纳河省长。随着现代巴黎的跃进，他被公认为是其中的推动力量——被视为一个将贫民窟夷为平地的怪手，驱逐了成千上万的贫民以扩建林荫大道、公园及桥梁。他分别在1855年与1867年建立了大型的博览会场馆，展示了法国在农业、工业以及艺术方面的国家成就。拿破仑三世依靠豪斯曼男爵的明智判断，着手在巴黎发展，促使这座城市变成法国浪漫迷人的首都，并很快让全欧洲人都羡慕不已。我们现在能轻易认识到的、独特的法国建筑，都可归因于他当时批准在巴黎的设计。豪斯曼他不仅彬彬有礼、机灵而精明，也是那个时代的杰出人物，拥有许多情人，可以赋予他较高的社会地位。他最终更是证明了自己的腐败，并利用财务上的优势获得丰硕的成果。他在法兰克-普鲁士战争前退休，幸运的是帝国灭亡了。第二帝国的许多林荫大道与桥梁都被顺道重新命名，以抹去了他那个时代的光辉，尽管如此，只要我们还收得到《巴黎光之城》的风景明信片，他的遗产便得以继续流传。奥斯曼的女儿瓦伦丁 (Valentine) 与他的上司皇帝有染，并生了一个男孩朱尔斯·阿德里安 (Jules Adrien)，最终由皇帝机灵的同父异母兄弟德·莫尔尼 (de Morny) 公爵的前情妇抚养长大。这简单说明了人际关系与道德伦理在第二帝国的状况。



诨名“Plon-Plon”的杰罗姆亲王 (梅洛)

他是拿破仑三世的堂兄，与拿破仑有着极为相似的面部表情，只是未表现出奥斯特里茨与马伦戈胜利者的特征，却使人回想起他那震耳欲聋的帝国血统。众所周知，诨名“Plon-Plon”的杰罗姆亲王是一名善良的胆小鬼，他被法国军队之称为“Craint-Plomb”——即“害怕带头”之意。他竭尽所能地避免战争，而且总是被皇帝宽恕。他一贯受到军事冒险的指挥，常常无法履行职责。Plon-Plon以虚假的就医幌子逃离克里米亚对俄罗斯的战争，回到巴黎，并以主持著名的1855年万国博览会而成名，该博览会以分级最好的波尔多葡萄酒而闻名至今。葡萄酒主管部门出于谱系的缘故而提到了这位亲王的姓名，但奇怪的是，他从来未依赖于嗜酒者人为的幻想来贬低自己的品格。尽管他很聪明，但



微信: Virada_California



网站: www.virada.com



电邮: export@virada.com

莫尔尼公爵 (黑比诺)

查尔斯·奥古斯特·德·莫尔尼(Charles-Auguste de Morny)是赛马俱乐部的创始成员，受到金钱与权力的驱使，经常见他出入隆尚



(Longchamp)的比赛。这位公爵利用所有可支配的渠道能捞就捞——他的贪婪永无止境，总是笼罩在伪造财务的行为当中。是一个被称作包裹着天鹅绒手套的铁拳，轻柔而优雅。他以拥有一连串情妇而闻名，并在莎拉·伯恩哈特(Sarah Bernhardt)的演艺生涯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更在帝国灭亡后将她推上了电影的舞台。在那个妓女被镀了金的时代中，他是个直接坐在驾驶员座位上的老司机，由于电影的出现，伯恩哈特就此名扬千古——她表演的角色是小仲马笔下的玛丽·杜普莱西斯(Marie Duplessis)。德·莫尔尼虽为塔莱兰德(Talleyrand)的私生子，仍由其同父异母的兄弟拿破仑三世晋升为公爵，还被视为「第二帝国的灵魂人物」，就男性时尚与精明投资的源泉而言，他既是大脑也是标杆。众所周知他人脉既佳，却又贪得无厌的腐败；他在1851年的总统亲王政变中获胜。是该朝代的绝世力量经纪人。公爵有时甚至会因他透过内幕交易和诈骗中饱私囊、牺牲了法国人的权益而被他的兄弟所告诫。重要的是，在做出国家决策方面，莫尔尼公爵被视为是一个能够制衡较冲动的欧仁妮皇后的对象。拿破仑三世经常仰赖他这位同父异母的兄弟对一些微妙的问题进行评估。当他意外地在五十三岁死于疾病时，人们认为，帝国随着皇后与衰弱的皇帝取得更大影响后，开始动荡并迷失了方向，成了享乐主义的受害者。在阻止拿破仑三世夺取卑斯麦而陷入在阿尔萨斯开战的圈套这项事实方面，他可能比其他任何人都更热心。他意识到真正的力量来自堆积如山的现金，而绝非从炮管内所打出来的炮弹。

路易斯·巴斯德 (红葡萄酒—混酿红酒)

拿破仑三世(Napoléon III)这个名字经常被认是葡萄酒1855年分级的代表，除此他的名字也就变得沉寂了——应当记住路易·拿破仑的贡献——他于1856年重新要求巴斯德在改善法国葡萄酒方面发挥了作用。后来他受邀参加贡比亚涅城堡(Château Compiègne)的研究，当时连文豪小仲马(Dumas fils)也参加了聚会。这是一场现代科学的真正革命，导致巴斯德(Pasteur)去研究细菌学与病理学，精确地了解了发酵的基础。巴斯德首先意识到，我们每个人身上都蕴藏着数十亿种细菌，这是公共与个人卫生所产生的后果。我们生活在一个细菌无所不在的世界。如果没有巴斯德规定的、控制环境的常识性方法论，今天的现代世界将不是



我们所见的这般。每当洗手时，都应感谢巴斯德。而“巴氏灭菌法”更让对我们孩子们所饮的牛奶的安全性充满信心。虽说他通过研究优质葡萄酒而激发了他的实验见解，从而挽救了数百万条生命在先，然而自相矛盾的是，他也导致了数百万性命丧生。当今的细菌战，例如炭疽热，现也正为消除人口而战。他意识到自己也在给法国提供专门武器。他满是酒精的城堡，被现今的我们称之为诊所与医院。有着尊贵名字的街道，在当今世界的科学万神殿中继续彰显出他的伟大。巴斯德是第二帝国对全人类最甜美、最慷慨的果实。谈到拿破仑三世的种种，让巴斯德涉入葡萄酒的考察确实是该帝国最美妙的一段历史——非1855年的波尔多葡萄酒分类不断被主要葡萄酒出版物所赋予的声望与肤浅地位所击败。

亚历山大·小仲马(仙粉黛)

很少在同一个时代的环境中
有儿子可以不遵循父亲的余荫
而独自发展，在历史中留下旗帜鲜明、属于自己的印记。小仲马(Dumas fils)的祖父是在拿破仑的统治下位居千人之上的将军。他的父亲大仲马(Dumas père)是法国有史以来最多产的作家，是和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以及埃米尔·佐拉(Émile Zola)一起入葬先贤祠的大文豪之一；而小仲马掌握了第二帝国时代，创造出「半上流社会」(demimonde)这样的名词，意指事物看起来并不像是看上去的那样。他揭露了巴黎妓女的世界，这在他年仅24岁时就建立起的文学声誉。



他受到巴黎人最高阶层的良好教育与追捧，并在整个欧洲享有盛誉，尽管遭到种族歧视，专利的嫉妒者侮辱着他的家谱，却仍被法兰西学院(Académie Française)所接纳。小仲马启发了朱塞佩·威尔第(Giuseppe Verdi)创作出歌剧《茶花女》(La Traviata)，至今仍在全球演出。他与大仲马(Dumas père)出生时纯属法国人，却都混有非洲血统。最奇怪的是，法国文化与文学当局故意不提任何有关非洲的成分，但却对经年吸引人的小说与戏剧赞不绝口。后来，妓女更成为了无声电影的全球风向标，莎拉·伯恩哈特(Sarah Bernhardt)成了他一生的朋友，并在全球上演无数次的《茶花女》(La Dame aux Camélias)。小仲马在他的朋友兼学院院士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离开人世两个月后相继去世。他的天才经常被粉饰，通过某种设计来延续超越种族肤色的法国幻想。然而这样的妄想，至今都只透过被认可却无道歉的事实之下告终。

玛丽·杜普莱西斯(长相思)



威尔第(Verdi)的歌剧《茶花女》(La Traviata)灵感来自亚历山大·小仲马(Alexandre Dumas fils)于1855年在巴黎首次推出的《茶花女》(La Dame aux Camélias)舞台剧，玛丽·杜普莱西斯(Marie Duplessis)是现代妓女中富有同情心与爱心的原型，死时年仅二十三岁。她的表像看起来很精致，好奇心丰富，既迷人又机智，散发着刺鼻的放浪。周旋在两个爱人弗朗兹·李斯特(Franz Liszt)与小仲马(Dumas fils)之间，她是融合了优雅与救世主的稀有体现，有着诱人的原始磁性，吸引了许多随心所欲的男子。小仲马用她的性格塑造成了一个被认为属于钻石的女人，因此，在第二帝国中也以她作为指标来衡量所有其他妓女。茶花后来成为妇女参议员推行妇女运动的象征，随后可可·香奈儿(Coco Chanel)也跟进。她在巴黎的坟墓仍有络绎不绝的访客前来参观，尤其来自各行各业的妇女，以崇高的茶花尊敬地摆在她的面前。从被视为钻石女开始，杜普莱西斯一直是世界上最受尊敬与好评的女人。她短暂而多采的人生继续在艺术与大众文化中承传且蓬勃发展。

科拉·珀尔(霞多丽)



她是当今现代化妆女性之母，总在尝试着如何让自己更具吸引力。科拉(Cora)是一个英国出生的妓女，以其古怪而鲁莽顽强的性格征服了整个巴黎，其经典的雅典人身形完美无瑕。科拉会竭尽所能地确保人们对自己的关注。她是一位毫无羞耻心的暴露狂，曾经以几乎全裸的姿态，身缀钻石在舞台上露面。她还在一个聚会上担任银色拼盘裸体表演的成员，大胆地崇拜她的仰慕者们，巴不得能把她切碎了下肚。更曾为搭配衣服颜色而把狗染成了蓝色，害得那只狗死掉。科拉耗费不可思议的金钱在精良的葡萄美酒以及仅能保鲜一日的食物上头。她的崇拜者与恋人不计其数，而女人们则以各种方式极尽仿效。她拥有一座城堡，多幢位在巴黎的住房、最好的马车、数量稳定的昂贵马匹以及被她踩在脚下的恋人们。自从第二帝国对报纸进行审查以来，追踪科拉的动向成了最至关重要的新闻。巴黎在第二帝国时期没有新闻自由，妓女们于是乎就占据了公众首版，她的征服曾风靡一时，是最冷酷的妓女之一。她的爱人甚至为了她开枪自尽，其中一名是在她的一间豪华住房内自杀的，她还抱怨该人的死是对地毯的伤害。她最终在巴黎穷困潦倒去世。然而，只要我们还看得到有人染发，此人的传奇就会继续延续。她所征服过的、地位血统最高的男人该属杰罗姆·拿破仑亲王，然而他根本无法控制她，而且他还不是她所有情人中最富有的一个。